

第二十三章 唯願生同衾死同墓

王秉正的案子從大理寺歸到了京兆府，凶案三日了結，不料又因王家叔嫂為爭奪家產而再次上了公堂。

汴京老百姓看熱鬧之餘，不由想起了還被關在大牢裡王文邕，為了個女人，正八品倉部主事的閒差丟了，爹一橫死，繼母那尖酸刻薄相，別說救人了，不下毒手就不錯了。

另一個倒楣的，就是出了命案的豐樂樓。

短短幾日，生意一落千丈。

正值午時飯點，宋吟晚隨封鶴廷一道進了酒樓，放眼望去，整個大廳內只有三四桌客人，蕭條得很。

夥計一搭汗巾，殷勤地迎上來，「兩位想用點什麼？二樓有雅間，要不樓上請？」

「要天字一號房。」宋吟晚先說道。

「天……」原是對著封鶴廷的夥計臉色頓生古怪，目光掠向說話的那個，溜到嘴邊的嘲諷硬生生改了個調，軟言細語地勸，「小公子還是換一個吧，這天字一號房前幾日出過人命，不吉利。」

眼前的小公子一身煙青杭綢過肩雲紋通袖鑲袍，外罩金絲銜鶴的軟雲紗，通身矜貴不說，跟玉仙人似的，叫人移不開眼。

宋吟晚被他看得不甚自在，攏了攏外衣，「無妨。」

「那地方是真邪乎……」

「就聽她的。」封鶴廷略一側身，正好擋了夥計的視線，摸出二兩碎銀遞過去，「上好酒來。」

夥計冷不防撞上他的眼神，跟在冰刀子上滾了一遭似的，激得一哆嗦，忙訕訕地轉身張羅了去。

封鶴廷則領著宋吟晚上了三樓。

走道裡還殘留木樨香熏過的淡淡味道，宋吟晚隨著封鶴廷走進天字一號房，桌巾一概煥然一新，一點也瞧不出曾發生過血腥場面。

「這裡幾次經過搜證，但凡和案子有丁點關係的都被帶回大理寺登記造冊。」封鶴廷一頓，「即便有，豐樂樓解封兩日，洗滌置換，未必能留存。」

宋吟晚站在臨河的窗子邊，聞言，去推竹窗的手在半空中一停，方又繼續支起窗，「怕是臨河才故意將窗子設得這樣高，連開個窗子都如此費勁……」

不等她說完，手就被封鶴廷捉住，眼見著男人皺眉，她只道：「又沒事。」

手心有輕輕吹氣的暖意拂過，癢癢麻麻的，宋吟晚一愣，每每見他那樣神情，總有種自己是易碎瓷器的錯覺，且被這人妥帖收放，悉心養護著。

哪怕是床第之間，經過頭一次的莽撞，即便是再難忍，他都會顧及她的感受，停下問上一問。

這思緒歪得宋吟晚猛地漲紅了臉，抽回手按住怦怦狂跳的胸口，摻了幾分惱羞成怒嗔道：「在說正經事呢！」

封鶴廷眉眼微垂，「我又怎麼不正經了？」

伴著低低的哼笑與洞悉的目光，直叫她無措應對。

「那舞姬比我還矮一寸，不管是借外力還是靠自己拋屍，必然會在牆這兒，還有這……」宋吟晚繞到另一邊就著牆比劃了下，「磕著、碰著總會留下個印子，又或勾衣裳線頭，偏偏什麼都沒有。」

「情殺看似合理，卻又存了這樣的不合理，我就不信你沒有懷疑裴徵。」宋吟晚暗暗吁了口氣，離四叔遠了點，思路都清晰了。

「不止懷疑。」封鶴廷凝視著她，卻話鋒一轉，「夫人為何對此案如此上心？」他話方問出口，在看到她錯愕的神情時就後悔了。明明已經得到，卻仍有一種美夢隨時會醒的患得患失，這種情緒被極好的掩藏在鎮定的表象下，連同那已近瘋狂病態的渴望與佔有慾。他想把她藏起來，不會再有人覬覦他的心頭至寶，完完全全獨屬於他的。

這念頭早在國子監就有了，越久，越是壓抑。

這也是封鶴廷最不願展示在她面前的一面，他可以忍受幾年如一日的孤寂，也可以坦然應付流言蜚語，明槍暗箭，卻獨獨害怕面對她驚恐畏懼的眼神。

屋子裡一時無聲。

宋吟晚實則是在想這個問題，不經意撞進那雙凝望自己的黑眸，如深潭漩渦，越發深不可測，周身卻似有一層薄薄的悲涼浮漫出來。

為何四叔會用這樣的眼神看自己？

念頭一閃，還來不及捕捉細想，就看到男人又恢復了平日裡的雲淡風輕，那令人心驚的眼神再尋不著。

封鶴廷坐下道：「王文邕的官是王秉正從姜相那兒買的，從芝麻小官一路換到能撈油水的肥差，想必費勁了心思。而今王文邕身陷囹圄，王秉正動用一切關係想救人，找上裴徵的理由才更貼切。」

「可那案子是你負責，你與姜相幾番針對，朝野皆知你二人已成水火不容之勢。若他出手，便是將把柄親自送你手上。」宋吟晚也隨之坐下，啞啞道：「都已位極人臣，名和利都有了，卻為一己私欲，罔顧人命，賣官鬻爵，禍亂朝綱……」

「人一旦貪了，哪有只貪一點的。」

封鶴廷說完默了片刻，這話說的是姜丞坤，何嘗又不是指他自己。

宋吟晚斂眸作思量。

「四叔剛才是想問為何我會對裴徵此人如此關注？」她咬了咬唇，像是在斟酌，之後豁出去道：「不敬只是一點誘因，他來歷不明，路數不正，邪氣得很，與其疲於防人，不如先下手為強。」將禍患儘早扼殺。

此言一出，封鶴廷便僵住，眼裡的震驚著實掩不住。

宋吟晚瞧他這反應，心中壓下去的那股隱憂又冒了出來，「四叔可覺得我是個毒婦？」要人命什麼的，雖不至於狠到那地步，卻是想過將人放眼皮子底下監禁了。她這廂惴惴不安，卻聽到一聲突兀的笑從旁傳來。

封鶴廷笑得咳嗽起來，仍似止不住的笑，眉眼之間極是風流情動。

宋吟晚正提著心等，卻不妨是這結果，好比是認真等會試放榜，放榜的卻在旁拿

著名單一通狂笑，遲遲不掛上去，多叫人惱！

她這美眸似春水，含嬌帶嗔的模樣，令盤互在封鶴廷心底的鬱氣一掃而空。

笑意漸漸收斂於眼底，只剩下嘴角還勾起清淺的弧度，「夫人如此善解人意，又識大體，得妻如此，夫復何求！」

宋吟晚切切實實能感覺到此刻心裡的歡喜皆因她一句話，腦海裡不合時宜地冒出「狼狽為奸」這幾字，輕輕一咳，「只可惜，這次又讓他逃脫。」

「裴徵是戌時離開酒樓，酒樓夥計還有許多人在場能證明，而王秉正的隨從說在那之後沒有外人進過，那王秉正當是死在裴徵離開前。」宋吟晚對於案子，意在還原，「夥計從外面看到的投影，可以是紙片，也可以是堆做的假人，燭光投照的只是輪廓。」

「要麼，是舞姬聽命於裴徵。要麼，是隨從說了謊。」

話音剛落，便有一道清潤男聲接了話——

「那兩名隨從是半個月前招募入府的，在大理寺審訊結束後就離了王府，去向不明。」

一玄衣朝服的年輕男子捂著眼從外推門而入，然而兩指間縫隙露出的眼睛睜得大大的，全然是毫無誠意的「非禮勿視」。

宋吟晚被這突然闖進來的人驚了一跳。

那人自顧自熟稔地坐了封鶴廷旁，隔著座朝宋吟晚作了一揖，「嫂夫人好。」

宋吟晚更是詫異，「……我都沒出聲。」她不至於扮相這麼差吧？思忖著，就不由地橫了封鶴廷一眼，都是他好端端的不知發哪門子神經，讓寶衣閣依著她的身量製了好幾身男兒裝束，將她的一時興起變了另一重味道。

果然，就聽他道：「我朝民風也不算嚴謹，為何偏生就有姑娘家作兒郎打扮，還覺得不會被人發現？是何癖好？抑或是情趣？」

「……」

封鶴廷同宋吟晚道：「這是新上任的大理寺卿于直，時年二十八，尚未娶親。」後四字似乎有刻意咬重之嫌。

「此言差矣，是我無意娶。」于直辯駁，又瞥了宋吟晚一眼。「我志在世間無冤案，何況紅顏終究成白骨。」

這是……娶不到吧。宋吟晚在心底暗暗補了句。不過因外人在，識趣地不再多言，留待封鶴廷同于直二人探討幾個案子，端的是端莊賢良。

半刻後，宋吟晚的耳根開始泛紅。

小拇指被旁邊那正認真分析的男人勾住，一心二用，嘴上條理分析同手上的動作一個沒落下。

宋吟晚想抽回，卻不敢惹出動靜，實在怕了于直的洞悉力。但在隨時會被發現的羞恥之下，卻也詭異地暗生了幾分旖旎刺激。

于直忽而道：「對了，還有王秉正那案，豐樂樓裡的布料毯子俱是有人來收去漿洗，並送來晾曬乾的，那日比尋常晚了一個時辰，是在亥時。」

宋吟晚兀地蹙眉，布帛堆在一塊，不管是運送什麼都不容易被發現，藏的也極可

能是舞姬。

封鶴廷道：「查案這等辛勞事乃于大人分內之事，無須夫人費神。」遂拉著宋吟晚起身。

「話不能這麼說，這陣子三皇子那案子盡是我一個包攬善後，你哪日不是早早回府陪嫂夫人，這事，怎就不能是你來？」

「我還有更重要的事做。」封鶴廷神情沉肅幾許，拍了拍他肩膀如託重任，「紙終是包不住火的，你只要用心，就一定能讓真相大白於世。」

「那我再多派些人手跟著裴徵和他底下那些。」

封鶴廷「嗯」了一聲，帶著宋吟晚離開。

臨到門口，宋吟晚回頭看了眼鬥志昂揚的年輕人，不由想今兒個四叔帶自己出來的目的……

不簡單。

是夜，暗無星光。

大理寺牢獄外，一隻寒鴉蜷於枝頭，與黑暗近乎融為一體。

全京城都知道，只要進了大理寺，哪怕是隻蚊子也別想全鬚全尾的出去。

即使是白日裡，這兒也是陰森可怖。

一到了夜晚，陰涼寒濕，總讓人有一種身在陰司的錯覺。

牢籠裡的男人囚衣襤褸，披頭散髮，蜷靠著牆半睡半醒，原來睡覺的乾草鋪上面有一灘可疑的液體，充斥著一股子難聞的尿騷味，甚是狼狽。

幾個獄卒巡完了夜，湊到了一起。

當值共四人，當然，大理寺外自然還有更多把守的。

這四人負責的僅是內裡的安全，正因為外頭的戒備森嚴，裡頭反倒不需太多的人。沒過多久，一名傴僂老婦提著大食盒走了進來，「老婆子給各位爺送燙酒和小食來了。」

「總算是來了，這夜裡寒颼颼的，就差口熱酒喝！」獄卒裡頭最年長的接過酒，立馬分了碗給兄弟幾個盛酒。

「那今兒就承頭兒的情了，這酒真帶勁兒！」

「咱們哥幾個跟那小子熬鷹似的，眼看著也就快了，他爹王秉正一死，那小子知道自個的後路沒了，又不是個傻的，投靠了于大人興許還能保他一條命呢。」

兄弟四人圍著方桌各守一邊，聊天吃酒，酣暢淋漓。

旁邊老婦年邁，溫酒都是慢吞吞的，一邊賠著笑，一邊收拾著。

待一壺酒見底，四個人相繼倒在桌上。

老婦從獄頭身上解了一串鑰匙，走向牢房，展開身子，依稀是個娉婷姑娘的身段，不多時，停在了最末一間。

鐵鎖鏈被打開的嘎啦響聲，在深夜裡極是磨人耳朵，裡頭的犯人當即被驚醒，沙啞地呼喝了聲「誰？」，就看到一根白綾從來人的手上一直拖到地上，頃刻纏上

他的脖子。

他嗚咽掙扎間被活活縊死。

女子慢條斯理地收回了白綾，從他身上的囚衣扯破一條，棄在屍體旁。

整個牢房裡都寂然無聲。

誰來，或是發生了什麼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下一個死的不是自己就好。

在獄卒昏迷、牢犯們裝聾作啞下，女子泰然離去。

「嘎——嘎——」一聲寒鴉鳴叫突兀，悠悠迴蕩在獄間。

在牢房盡頭的陰影處，漸漸顯出一道頎長身影，蟄伏在暗處的十數名侍衛紛紛圍聚向男人，盡護衛之責。

牢房內頓時響起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以一身官袍的于直為首，一眾官員面容沉肅地站在敞著的牢門前。

「將這死囚拖出去安置。」

「是。」

在幾名獄卒搭手抬人，從裡面把那屍身拖出來之際，正對面牢房裡的人忽然抖得更厲害了，蓬亂髒垢的頭髮下露出一雙驚恐萬分的紅眼，神情近乎癲狂。

封鶴廷視線定住，「王文邕，這是你最後可說的機會了。」

「大人救、救我……」王文邕猛地撲到了欄杆前，拚命伸出手去構封鶴廷，就像抓救命稻草。當然，他連封鶴廷的衣角都沒挨到，就被侍從用劍鞘敲得縮回了手。王文邕已經嚇破膽了，如果不是調換了牢房，那剛才死在裡面的就是自己了。不，那殺手就是衝著自己來的，只要自己還活著……

「侯爺，侯爺救命，我罪不至死，我不想死！」王文邕死死扒著鐵欄杆，迸出強烈的求生意念，「是他殺了我爹，派人殺我是滅口，這樣就沒人知道他的罪行了！」

「他是誰？」

王文邕瑟瑟抖了下，「綏安侯何必明知故問。」就看到一小官坐在對面的方桌後，手執著筆，似在等他開口。

窮途末路，一臉灰敗，他得開口，「我的官是透過人買的，與我同期者有數名，官職可競價，如都水監丞八百兩，祕閣修撰一千六百兩，太史局中書兩千一百兩……更有地方美差曾有價萬兩，只需繳納投誠即可上任。」

「呵，好大買賣。」于直嗤言。

王文邕被嘲也無謂，「姜相爺門生廣布，上下照應，且有專人引渡，不論當中哪個環節出錯，就會是個死結。」

于直直皺眉頭。

「牽涉人等死無對證。」封鶴廷沉聲道：「元元十七年孔案、二一年吳李錯案……」王文邕每聽一個臉色就白一寸，對綏安侯的畏懼就更甚，他咬了咬牙，「孔猛買官赴任前夕，與友人吃酒吃醉漏了口風，遭同行者告密，當夜孔猛墜樓身亡，友人卻因他透露的事而起疑心，懷疑是被謀害，奔相走告，然而案子最終還是被官府定為失足。」

「吳瑄就是個直愣子，落榜之後幾番求證緣由，卻意外發現自己的文章為李長垣所用，揚言要敲登聞鼓上訴，與李長垣推搡落河雙雙溺亡……這些人都是被滅口的。」

門生、親朋故黨盤根錯節又謹慎，才以至於只聞風聲，無從查證。

「透過何人買，怎麼買，可有文書？」

王文邕道：「有專門辦事的牙保，先交一半訂金，事成付清，來送上任文書的又是另外的生面孔，如何運作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敢對天發誓！」

封鶴廷漠然睥睨，「若只是如此，你父親就不會死了。」

「王秉正不單為你謀官攀權，他能從姜丞坤那兒謀的更多，可像他那樣的，上了船，又怎會不給自己留條後路？只是你出事了，不得已動用了，才招致了殺身之禍，可那樣重要保命的東西，如果有第二人知道的話，那必定是他這輩子最信任最親密的人。」

那東西才是關鍵。

王文邕的臉色乍青乍白，「你怎知？」話落，已是失言，毫無招架之力。

秋月寒光白，灑落在大理寺正殿，巍峨間透出一片肅殺冷意。

于直從大牢離開後，到現下心緒仍是複雜。

世人道綏安侯恃才傲物，狠辣絕情，卻不知人的心思能鎮密如此，推演算計如斯。這人從晉州，不，應該還要更早就開始籌謀，一步一步，一環一環，即使有些許偏離，但都不影響他最後想要得到的結果。王文邕那腦子怕是想破了都想不到，三皇子的寵妾會因封鶴廷一言，拉他下水。

王文邕的無能懦弱，王秉正的性情手段，算無遺漏。

他看了封鶴廷良久，「真是……後生可畏。」

封鶴廷涼涼地瞥了他一眼，拂開那搭在肩上的手，「多小心些，姜丞坤弄權數十年，如成了精的老泥鰍滑溜得很，不到定數定要謹慎當心。」

于直差點把含入口中的茶噴出，老泥鰍這樣「可愛」的形容從封鶴廷嘴裡冒出來，與方才那強大的氣勢形成截然反差。

只是正主毫不在意，望了眼外頭深沉夜色，大步離開。

三更的梆子聲沿著侯府高牆外敲打而過。

雲隱齋裡的寢居裡留了一盞豆大的油燈，女子躺在床上酣睡，拿書籍的手鬆開一半，沐浴後的馨香殘留，絲絲縷縷纏繞著嬌軟身姿，直叫看的人心底柔軟一片。朝堂爭鬥，風雲詭譎如煙消，唯有踏實平靜。

封鶴廷將書從她手裡抽出來，擱在床櫃上，正欲搭被而眠，卻聽見一聲迷糊的「四叔」。

「吵醒妳了？」問完，瞥見了她縮被子裡的舉動，才察覺身上攜了夜露寒涼。「冷嗎，我去拿個暖焐子。」

喬平昭畏涼，入秋就離不開暖焐子。

他正欲起身，卻被人從後抱住了腰，回頭一看，就見她還貪困地閉著眼，咕嚕著，「這不是現成的嗎，別折騰了。」

封鶴廷眼眸一沉，掀起一角鑽進暖熱的被窩裡，腳尋摸著找到她，將那雙冰涼的腳丫子挪到自己腿肚子上，褲腿提上來，直接貼著她焐著。

宋吟晚睡懵的時候是下意識反應的，在感覺熟悉的氣息回來後，窩了個舒服的姿勢繼續睡，是骨子裡的隨心所欲，也是封鶴廷努力讓她「習慣」得來的結果。

男人抱了一會兒沒忍住，側頭親了親她額頭，心底是漲得滿滿的溫情。

「大理寺那邊出什麼事了嗎？」宋吟晚並沒有完全睡著，介於半夢半醒，把睡前一直惦念的事含糊地問了。

「有點麻煩。」封鶴廷牽起嘴角，「不過已經解決了。」

「嗯。」宋吟晚應了聲，不再多問，儼然信任的姿態。

封鶴廷低頭看向睡意朦朧地同他說話的女子，忽而興起一抹惡劣的心思，「王文邕為自保都交代了，其中有一人，還同妳有關係。」

宋吟晚原本迷迷糊糊的，陡然睜大了眼睛，「宋——我父親也摻和進去了？」整個人霎時清醒了，宋國公食邑三千戶，不至於這樣糊塗吧？

封鶴廷被她按著胸膛，看著那圓溜溜的杏眸盡是清明，輕輕咳嗽了兩聲，吐了個名字，「周遠安。」

「……」宋吟晚意識到又被捉弄了，「他和我才沒關係，那就是個爛人。」

封鶴廷附議了聲，才解釋道：「周遠安和王文邕同在金蘭書院念書，兩人交好。周遠安此人好大喜功，唯利是圖，得知王文邕買官後想買個能撈油水的閒差。當時的職缺競價到二千兩。」

宋吟晚眯了眯眼，二千兩，那是個從三品官員一年的正俸和增給，可以想見，納賄數目之大。

「周家的當舖是小本營生，投錢進去的買賣，一時拿不出那麼多的現銀。周遠安找王文邕借，不過王文邕因納令一人一事同家裡鬧被斷了銀錢，沒幫上忙，只聽他倒了一肚子苦水，說家裡還來了個分家財的妹妹，像是匹——揚州瘦馬。」

「他打上元瀾的主意？」宋吟晚對周遠安的印象差到了極致。

「是。」封鶴廷聲調雖無起伏，眉眼卻是流露了一絲厭惡，「不過此事因為元瀾不見告吹，周遠安湊不足銀子，動了歪心思，欲以賣官醜事訛上，才有了那下場，就在被妳打斷的腿好利索後。」

宋吟晚：「……」小惡見大惡，作死了自己不說，還又連累她背了回黑鍋！

她想到了周元瀾，一時陷入無語。

「可要我幫妳支個招？」

「什麼招兒？」宋吟晚略仰起腦袋，想聽聽他的主意。

封鶴廷含笑點了點臉頰，示意，「親一下。」

宋吟晚面無表情地伸手推開他的臉，「四叔好夢。」扯回被子睡覺。

她蒙在被子底下暗暗磨牙，哪回親了是一下能好的事兒？難怪都說男人在床上說的話都不可信。

她剛要把腳丫子收回來，就被封鶴廷夾住了腿沒法動彈，當下也不敢動彈了，生怕某人那勢頭起來得更快，只得露出一雙烏溜溜的眼羞惱地瞪他。

封鶴廷抱著她，「夫人如此可口，有這等反應才是正常。」不過卻也知道這陣子索求過度，把她嚇著了。

「那還是我的錯？」宋吟晚忍不住又一陣暗暗磨牙。周司侍給她針灸揉捏調理身子，到頭來全叫這人佔盡了好處，還得了便宜賣乖！

男人與她默默對視了眼，心知這話不能接，「在妳之前不曾有別人，也從不知情事如此。」

二十幾年清心寡慾，一夕破戒，如上癮般情難自己。

那聲音低醇，話在耳畔，如遠山傳來的晨鐘暮鼓聲，叫人心底一陣癢癢麻麻。對視中，宋吟晚覺得喉嚨開始有些發癢，似啞了許久，聲音脫口意外的沙啞，「我在，不能再有別人。」

男人的身體兀地僵住，低眸凝視，極是幽邃。

宋吟晚被注視著，莫名一陣心悸，卻仍繼續說：「若哪一天侯爺厭了倦了，又許是發現別人好了，必先讓我知道，允我體面和離可好？」

這就是她對他的唯一要求，既已動了心，也不想藏掖著矯情，兩情若是長久便是長久，若不能，好聚好散也不枉動情一場。

「不會。」

宋吟晚聽他回絕得武斷，笑了笑，情濃時自然是什麼都好，可日久磋磨，誰又能料到結局呢？

封鶴廷無聲地將她抱得更緊，「不會有那一日，若有，和離不如後一種。」

宋吟晚過了好一會兒才想起是歸寧那日，在馬車上她說出的「和離守寡」的話，「我那真是玩笑的。」

「我是認真的。」

生同衾，死同墓而葬。

宋吟晚愣住，聽著胸口傳來有力熱烈的心跳，竟有一絲的甜在心底漫開，伴著外頭又起的稀落雨聲，倍覺安穩地沉溺在他懷抱中。

封鶴廷輕撫著她的髮絲，「元瀾那事，且讓他們離了汴京便行，前幾年朝廷就頒過一道工令，在雍州設匠人館招募手工匠人研習，手藝出眾拔籌者可任末品散官。雍州那還有封家祖宅，元宗兩口子過去，族中叔老會照顧一二。」

「唔，大嫂可捨得？」宋吟晚被撫得舒服，打了個呵欠。

「大嫂求過我為元宗謀官，不過元宗醉心木藝，一聽就拒了，而今這差事能做自己喜歡的，想是願意的。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是我將妳扯進來的，原想著等把一切都處理好，能叫妳高枕無憂的歡喜嫁我，卻不想會變成今時這樣。」

封鶴廷目光微沉，已是應了心底所想的說道：「若我當時到府上求娶，照喬將軍的脾氣，怕是會叫上妳哥哥們把我打一頓趕出來。他們將妳看成眼珠子似的，怎

捨得許了我呢，昭昭。」

半晌沒有動靜。

封鶴廷僵著低下頭，映入一張酣睡嬌顏，伴著輕綿的呼吸，早已沉睡了過去。

他輕笑摟住她，不禁猜想她知道自己錯過時的反應。

第二十四章 家宴的邀請

雨打浮萍，漾漾蕩蕩在湖面。

一艘精緻華美的畫舫停靠在湖邊，不同於賞玩的，有人把這當了家。

二樓燭火幽幽，榻上男人的臉稜角分明，濃眉挺鼻，此刻闔著眼，雙唇緊抵如被魘住，身上幾乎汗透。

風灌入，男人一躍而起，手中短刀橫在了來人纖細的脖子上，那人僅是冷靜地喚了一聲——

「公子。」

裴徵在聽到芷蘭所喚時就已恢復清明，那股洶湧的渾然殺意漸退，卻仍是冷硬緊繃，透著一股生人勿近的危險氣息。

「夜裡急雨，需得關窗。」芷蘭彷彿解釋自己進來的緣由，但見他冷汗涔涔，面色泛白，「公子可是又頭痛了？」

「以後夜裡沒有傳喚，不得進入。」

芷蘭垂首，「是。」猶豫片刻，還是啟了口，「姜姑娘日前送來一些香料，有安神效用，奴婢去取來。」

「不用。」裴徵漠然回絕。「叫人準備熱水。」

芷蘭領了吩咐就去了。

公子有頭痛的毛病，訪遍名醫不得治，安神益氣的藥倒是吃了不少，絲毫無用，後來索性斷藥，發作起來就硬熬著。但來中原的幾年裡，次數越頻繁了。

風聲嗚嗚，伴著雨落。

房中水桶熱氣氤氳，男人背靠著桶沿，被裊裊輕霧熏得看不清神情。

他已經很久沒有夢到以前的事了，如果不是王秉正，興許就在刻意忽視之下永遠不被提及。夢裡難以忍受的鞭笞，蟲蛇纏身的驚恐，一切一切都好像回到了幼年無力自保、承受著來自親人痛恨的日子。

被帶回氐國，不是接納，而是為了洩憤。

那時，他才剛失去母親，滿心以為會得到親人的庇護，卻不想是十年的暗無天日。

「你母親就是個賤骨頭，跟人私奔，結果呢，被人家當玩物，不要了就丟了。你母親為了那種人，出賣自己的父親兄長，出賣信任她的氐人！」

「你的漢祖，我的阿漢被割頭在城頭曝曬整整十日，我們的土地被人踐踏掠奪，而今窩縮在這陰暗地方，這一切都是拜那人所賜！」

「你身上流著他的血，骯髒卑鄙。氐醫給他放血……」

「放心，我不會讓你死的，我的好、弟、弟。」

那些聲音如毒蛇纏繞脖子，越纏越緊，頻臨窒息的感覺，卻又在關頭陡然放鬆。

伴著嘩啦一聲的出水響動，裴徵背仰靠著浴桶，大口喘息著，頭髮臉上濕漉漉的

淌著水，被水浸潤過的眼，隱約可見一抹詭異墨藍。

他伸手撈過掛在木桶邊沿的玉墜，竹蘭並茂，底下刻著一個「陶」字小篆，不知被人摩挲過多少遍，滴了多少眼淚。不過是騙人的玩意，卻叫他回想起也曾有過被人疼的日子，那時日子窮困潦倒，但有庵廟遮風擋雨，有溫柔的阿娘照顧陪伴。惹她哭得最厲害的一次，卻是他偷拿了一個饅頭。

「你是氏國的王子，不能做這樣偷雞摸狗的事，窮也要有傲骨，不能叫人看不起，讓漢祖，讓阿娘蒙羞。你要行得堂堂正正，要有出息。」

「徵兒，不要像阿娘這樣，行差踏錯就毀了一輩子。」

不會。裴徵在心底替那茫然無助的小孩兒回答。

從已經冷透的水桶裡跨出來，他手裡仍提著那塊玉佩，輕輕扯了嘴角弧度，目光裡盡是冷銳。

「芷蘭，十三四歲的姑娘會喜歡什麼樣東西？」

十三四歲已經是個半大的姑娘，少有不愛美的，以寶衣閣、香粉鋪這樣的地方能把姑娘家的心思揣摩得最準。

問芷蘭，她只能提供這樣的點子，畢竟她十三四歲時只管殺人收錢。

「以公子樣貌，對付一個初初入京的丫頭足足有餘。」她道。

裴徵像是因為這句想到了什麼，嘴角輕咧，冷硬氣勢化去幾分，「皮囊外物，卻也有人不屑一顧。」

芷蘭眉心微動，已然明瞭他口中那人是誰，「綏安侯不是個好相與的，公子一再挑釁，怕是會惹麻煩。」

「他只會以為我為姜家謀事，只要姜家尚好一日，他是不會輕舉妄動。」裴徵言畢，眉頭浮起淡淡厭色，「不過成日裡跟著的那些尾巴，確實是個麻煩。」

「可要將他們……」芷蘭抬手劃了脖子示意。

裴徵搖頭道：「我自有解決的辦法。」

芷蘭頷首，並不疑有他，只是在臨退下之前忽然停住了腳步，望向男人，「汴京是局，望公子能謹記當初所言，不亂初衷。」

裴徵的目光投向她，後者不卑不亢。

良久，房裡才響起男人冷冷低啞的聲音，「妳多慮了。」

原以為尋常的秋雨竟成暴雨之勢一直下到中秋，汴京城裡河水暴漲，水漫過街道，地勢低窪的住戶需得舀水而出。

高門大戶自然不會有這樣的煩惱，只是免不了感歎幾聲濕漉漉的使人糟心。

雲隱齋的偏廳裡，元氏靜靜坐在花梨木圈椅上，將丫鬟奉上的茶水捧在手心，偶爾輕啜一口，大多是望向門外漸歇的稀疏雨簾。

凡是經過的婢女都忍不住看了看，元氏生得小家碧玉，這樣靜靜幽幽又溫柔，極是容易惹人好感。

「二少夫人，再吃點乾果點心。我家夫人昨兒做繡活熬得晚，這會兒還起不來。」

要不，有什麼您差遣奴婢也行。」眠春捧來的小托盤裡裝了些時令果子，梨子旋、羅浮橘、西京的桃圈兒……各有各的精巧，還有些市面不得見的。

元氏笑笑承了她的意拈起一片，切得雲片般細的梨片兒蘸了蜜霜，略一點硬脆，甚是爽口清甜。她嘗了一口，「婆母託我來的，想是仔細說一聲才好。」

得，是個倔主兒。

眠春放下了果盤，自己忙活去了。

柳氏來時，瞧見裡面坐著的侄媳愣了愣，旋即就明白過來，「大嫂那邊消息也真靈通呀，叫妳一個小輩過來，不管老四兩口子去不去大院子用飯，她都不用擔心觸楣頭。也就妳老實，她怎不叫戚氏過來，她能說會道說不定能嘮上兩句。」

「二孀好。」元氏問安，連她不懷好意的奚落一併收下。

柳氏啞了啞，跟拳頭打在軟趴趴的棉花上似的不得勁，就這性子也活該叫人找上門欺負。

「二孀怎也有空過來？」

「要不怎說巧了呢，今兒個中秋，自然是一道吃個飯應個團圓景了。」

「還帶了……」元氏說著，目光略好奇地探向她身後。

柳氏隨她看去，看到了自個帶來的丫鬟手裡提的東西，「一些果子，還有雲翳坊做的月餅糕子，不值當什麼，老四媳婦喜歡吃，才想著捎帶了些。」

一句不值當什麼已然漏了底兒。

元氏自然不會去掀蓋子探究，規矩地請了柳氏坐在自己上首的位置，「怪我沒去老夫人那兒知會一聲，領了這差事，就省得二孀跑一趟了。」

「又不妨事。這兩下的哪兒也去不得，再不在院子裡走動走動，怕是要鏽了。」柳氏應著話，一雙精明的眼滴溜溜地在元氏身上打轉，「說起來，妍姐兒可還好？我在隔壁院子總像是聽著她在哭，也不知是不是落水那天嚇到了。」

「倒是沒什麼大礙，只是落水時驚著了，不大能安神。有戚氏好生照顧著，還請了周姑姑來看過了，應當很快就能好起來。」

「是得當心點兒。可是說來也怪，這麼個天兒，妍姐兒怎還跑到池邊去？連個侍候的人都沒有，要不是傅姨娘『趕巧』經過，差點就出大事了，當真是『巧』了？」柳氏故意這樣說，仔細留心了元氏的反應，對大房顧氏和傅姨娘間的事兒可是好奇得緊。

「我聽到的也是這樣。妍姐兒被嚇得不能說話，一時還真不曉得是怎麼回事。」

「唉……最可憐就是孩子了，封家子孫輩才那麼一個，可不仔細寶貝著。」柳氏歎道，目光不由落在了元氏平坦的肚子上，「妳入府也有五六年了吧，可讓人看過……」

元氏端著茶盞的手略繃緊，臉上尷尬，「許是緣分還沒到吧。」

「說是這麼說，可到底急不急的看自個兒，還是得找經驗老道的好生瞧瞧。我小姑子原也是這樣，去了揚州才看好的。」柳氏說這話真沒別的意思，不過是趁著就兩人，又扯到了孩子才隨口聊上兩句。因此見元氏那不自在的模樣，遂識趣地岔開了話，「一家人自是為了妳好，大嫂那脾性，光是給二郎挑的婢女都不省

心……看我，越扯越遠了，總之，沒什麼比夫君待妳好更緊要的，但妳自個也得有分寸。」

「二孀教的是。」

元氏的一派溫順是讓人舒服的，柳氏不由多說了兩句，「妳婆母就是太直了，都還沒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，大嫂就在老夫人和大伯面前瘋咬傅姨娘，難為人把孩子救上來，還臥病在床，這性子要不知道收一收，怕還得吃虧。」

柳氏自問這麼多年沒見過大嫂這麼失態，隔著一堵牆都能聽到那要殺人的動靜，罵得花樣百出，什麼爛肚穿腸的蛇蠍毒婦，勾欄院裡下賤貨色云云，結果大伯在，那幾個巴掌直接把人給搥暈過去了。

何止是失態，簡直是瘋了。

「這兩人之間要說沒半點內情，騙鬼都不信。」柳氏嘖聲，「要真是傅姨娘做的，那得多狠啊，能拿一個四五歲多的孩子跟自個半條命去折騰。大嫂這樣鬧，怕是要把夫妻情分都鬧散了，說到底寵著時什麼都好，一旦沒了夫君寵愛就什麼都不是了。」

「說到寵，府裡可都羨慕著四孀。」元氏忽而道。

「自然是，若不然咱們倆怎至於親自來請，還不是清楚老四媳婦要是去，老四肯定就過去了。」識時務者為俊傑，柳氏的一手算盤打得明明白白的，「誰能想到老四那樣冷情冷面的人還有這樣子的時候，老四媳婦這是造化，拿喬一時且還行，要不知分寸，怎有男人受得住一輩子？」

「有勞二嫂操心了。」女子清婉的聲音悠悠響起。

柳氏臉色剎那僵硬，眼看著宋吟晚笑盈盈地走進來，張了張口想解釋什麼，可對著宋吟晚那眼神又都說不出什麼了。

她扭頭看向元氏，心底閃過異樣，像落入套裡。

元氏亦起身同宋吟晚解釋，「四孀誤會二孀了，她是教我莫跟二郎使性拿喬，薄了夫妻情誼。」

「是嗎。」宋吟晚的注意從柳氏那轉到了她身上，笑容不由多了幾分深意。

「是，是這麼回事。」柳氏忙贊同元氏說的，並不想在這個節骨眼同宋吟晚鬧點不快，「老夫人是特意命我來請你夫妻二人一塊用晚膳。既是中秋團圓，也是慶賀老四又立功得了皇上恩賞。」

「二嫂的消息倒是靈通。」宋吟晚像是沒瞧見她的示好一般，始終淡淡的，「使人來知會一聲就是，何須勞煩二嫂親自跑一趟。」

六月暴雨使得晉州浮屍遍野，朝廷分治，以封鶴廷諫言疏浚下游河道，建閘分洪，建成不到月餘，便迎來這次降雨考驗，分毫未損，恰恰驗證了封鶴廷的高見與能力，被封文國公，食邑四千戶，福澤宗族，富貴恩賞非尋常能比，才有了柳氏這樣前後態度反轉，不見臉紅也是本事。

「那我當妳允了，這就回覆老夫人籌備去。」柳氏瞧出宋吟晚未有拒絕之意，便不多留，準備要離去。

元氏則慢了一步，她也得回去向顧氏稟報一聲。

「周元瀾。」

忽然的叫喚，讓周元瀾離開的腳步忽的頓住。

「周家滅門與我無關。」宋吟晚喚住，「有人證指出，此事是周遠安同人結怨引來災禍，而妳，當時為何能逃過一劫，不可能毫無印象。」

周元瀾的背繃緊更甚，緩緩轉過了身，神情盡是陰鬱，「人證？我怎知妳不會屈打成招，又讓人頂罪？宋吟晚，妳怎沒死呢，妳明明該死了，為何又活了！」

「啪」的一記清脆巴掌聲驟然響起，周元瀾的臉被打得偏了，捂著臉極不置信，惡狠狠地盯住宋吟晚。

「誰給妳這樣妄斷的權力！」

全然不同於周元瀾的陰冷怨毒，宋吟晚身上凌厲的氣勢陡然顯現，令人忍不住想要臣服的迫人威懾力鋪天蓋地地襲來。

偏廳裡的對峙，氛圍壓抑。

周元瀾捂著火辣辣發疼的左頰，凝視著宋吟晚的眼裡透出一股毀滅性的偏執恨意。

「終於不裝了，若不是妳作惡太多，怎會連貼身婢女都要給妳餵毒藥，從五年前我就在盼，盼老天開眼，讓妳早日下去給我父母兄長陪罪！」

剎那的轉變帶給人極大震顫，眠春幾乎是出於本能地護在宋吟晚身前，「我家夫人好好的，二少夫人這樣惡毒詛咒才該當心遭報應！」

「動輒要人胳膊、腿，將下人當牲畜打罵凌辱的人，妳竟說她好？我倒忘了，死而復生性情大改，端的是會蠱惑人心！從前惡在皮相，而今是在骨子裡。」

「明明是妳骨子裡壞透了，竟還賊喊捉賊！」

宋吟晚按住了罵不過人的眠春，情緒起伏的激烈只在動手那刻，「周元瀾，妳和周遠安不愧是兄妹，自私膽小，又都剛復自用，只敢躲在陰暗中耍些奸猾卑劣的手段去謀害人，橫著都是妳家有理的霸道。有牙婆可作證，當日周遠安約她在杏兒樓等，老遠見他帶了個小姑娘，雖瘦弱底子卻不錯，原要說價錢了，可那姑娘卻不見了，她等兩日都不見尋回來，才知丟的是他家的妹妹。」

周元瀾臉上血色盡褪，尖叫聲近似破音，「住口！」

「妳在逃避。」宋吟晚從她反常的情緒中讀出一絲不對勁，聲音陡地沉了下去，「妳從杏兒樓逃了，卻沒回周家，是因妳知妳父母站了周遠安那頭，默許了他的混帳事？而妳一直逃避、掩蓋這事來自欺欺人地怨怪旁人！」

「這都是妳臆想杜撰！」

「究竟是誰不肯面對、接受事實真相？」宋吟晚更厲聲駁斥回。

她也是才想透其中關節，為了這等破事冤屈而死的「宋吟晚」真真是可憐至極。

「周遠安所作所為夠他死百回，從頭到尾，他的言論何曾可信？一個賣主的丫鬟又多少可信？妳認為是我毀了周家，好來自欺欺人地認為父母兄長疼愛妳，以此掩蓋妳被丟棄的命！妳比周遠安又好到哪裡去，不，妳比他還要令人噁心！」

「是他瞞著爹娘做的！他們不知情，是妳害得我家無力償債，雪上加霜，是妳害死他們的！」周元瀾的眼睛紅通通的，緊緊咬著齒根，咯咯發顫。

宋吟晚面無表情地覷著她，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，她是連一分同情都給不了。

「有一點妳說對了，以命抵命，我不會這麼算了。」

「想殺我？來，妳若不殺，且等著死！」周元瀾眼裡泛了異色，故意激將，微微震顫。

「若我死了，他不會放過妳。」

周元瀾抿唇，不置可否。

「妳死不足惜，封元宗的命又有何足惜，都將給我陪葬！」

「妳敢！」

「且試試。」

周元瀾緊攥拳頭，指甲深深陷在掌心而不察，只死死盯著宋吟晚，心底積鬱了五年的怨恨、屈辱情緒不住翻湧，霎時湧上一股腥甜，隨即眼前一黑。

「夫人，她昏過去了！」

「抬出去。」宋吟晚擰了擰眉，又喚住，「等等。」

她對著丫鬟一番低語吩咐。

第二十五章 美人香消玉殞

暴雨歇後的陰天起了霧，到了夜裡就不見光了，烏濛濛的，大院子那邊說要賞月，也是牽強。

宋吟晚一路往雲煙廳走，曲折迴廊下，海棠花燈沒隔兩步就有一盞，明晃晃的光輕輕搖曳，生了暖輝。

「國公夫人。」輕輕嫋嫋的一道喚，恰好於迴廊盡頭相逢。傅姨娘朝著宋吟晚盈盈施禮，眼裡被燭火映襯得似是有光。

宋吟晚頷首回應，聽見她咳嗽，目光又落在她身上，「冤有頭債有主，妳若要拉扯上孩子，這府裡就容不下妳。」

「連夫人也信她說的？」傅姨娘臉上掠過受傷的神情，又像是自嘲，「我就算再卑賤也不會對一個尚不懂事的孩子下此毒手，妍姐兒不是我推落水的。」

宋吟晚望了她片刻，「凡事需給自己留餘地，也當積福。」扔下這句，也無旁的可說，啟步離開。

餘下身形單薄的女子站在簷下，久久未動，略顯蒼白的臉色浮起淡淡紅暈，「琢兒。」

「是，奴婢也聽清了，夫人叫姨娘保重的意思，姨娘可得顧好自個的身子，也不枉費……」琢兒後面的話未說出口，唯有從那魔窟裡出來的主僕兩人懂。

傅姨娘揚起嘴角，「我怎會辜負呢。」

晃神的一瞬，雲煙廳裡傳來噤噓的笑聲。

傅姨娘朝著那方向看去，被柳氏拉著的女子解了外面罩著的紫紅底繡海棠披風，露出裡頭瑩白的雲錦上衣和月牙白繁繡海紋裙，娉娉婷婷，姿容清絕，宛若枝頭玉蘭灼灼而豔。

在那日復一日的絕望苦痛中將她拉出泥沼，便是要她粉身碎骨相報又如何？

宋吟晚若有感應般地回了頭，只見傅姨娘從側門走了進來，規規矩矩地到邊上侍候，舉止做派都叫人挑不出錯來。

「今兒個都是自家人吃飯，不用拘著什麼禮數，把這礙事的屏風也撤了，亮敞點兒。」柳氏稍揚了聲兒，好一通張羅。

廳裡就擺了兩張花梨木的圓桌，裡面的那桌都是女眷，外頭的則是男人們吃酒闊論。

封老夫人坐主位，頭一個先坐下，顧氏從瞧見傅姨娘起臉色就繃著，照慣例坐在封老夫人左手邊的位置，偏偏柳氏請了宋吟晚，意思是請她往上坐，讓顧氏鬧了個沒臉，站起來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眼圈一周隱隱泛紅，就差丟了筷子走人。宋吟晚的袖子被人輕輕拉了拉，見沈氏朝她示意了自己邊上的座位，就道：「二嫂，我同三嫂一道就好。」

顧氏扭過頭，未領她的情。

宋吟晚若是在意旁人看法就不是她了，她是看到那道梅花鴨才選的座位，剛坐下就聽沈氏遞了悄悄話來——

「這不對風口的位置是老四交代過特意給妳留的，這份周到細緻在男人裡怕是挑不出第二個，四弟妹的福氣真真是叫人羨慕。」

「三嫂莫打趣我了，各花入各眼，總是有各的好。」宋吟晚捧了熱茶暖手，嘴角卻是不覺彎了彎。

沈氏似是一愣，「是啊，當嫁，總是有當嫁的緣由。」

宋吟晚未聽清楚，蓋因從門口進來的那人不容忽視的存在感，一襲玄墨色薄氅，打一進來目光一巡就落在她身上。

「四叔來得最遲，照理是要罰酒的。」封元宗喝了點酒，方才有膽子鬧封鶴廷，可也不乏親近崇敬之意。

封鶴廷對封家小輩而言是一座可望不可即的高山，也是一尺標竿，不過哪怕是最用功的封元璟都比不得一二風采。

「元宗，就你那點酒量還敢起鬧四叔喝，不怕自個先倒了。」封元匡是封元宗嫡長的大哥，同封鶴廷年紀相仿，一出聲便叫小輩不敢鬧了。

「人既然齊了，就開席吧。」封老夫人拿了主意。

「這兒還差一個呢。」柳氏瞅著斜對面的空座，「二郎媳婦呢？」

封元宗一聽，道：「瀾兒不舒服在房裡歇下了，讓我們別管她，晚些我再讓廚子給她弄點吃的。」

宋吟晚朝他的方向瞥過去，封元宗相貌平平，在封家幾個兒郎裡並不搶眼，她只看了一眼，就被一抹玄黑勾了過去，這才發現這人的位置正好和她相對，不是一抬頭就對上視線，而是這人的眼睛壓根沒移開過。

「四叔，我敬你一杯。」封元璟這喝茶的人不知何時換了酒盞，一推杯，正好就擋在封鶴廷跟前，少年神情正直，心思幾許翻轉只有自己清楚。

廳前熱鬧，襯得西院冷清極。

「少爺叫奴婢拿了些溫茶熱菜，少夫人可有胃口用一點？」一個丫鬟端著方木托盤走了過來。

「少夫人才睡下，這些給我吧。」當值的丫鬟接下東西，送了人走，將門關得緊

緊的。

而那門裡的床榻上，空無一人。

中秋的席面是大房顧氏先說要張羅的，以封鶴廷同封老夫人的關係，別說中秋，就是過年都不見往來，見了也是冷冷淡淡，故也不指望宋吟晚能出來置辦。顧氏辦席有她的盤算，照封鶴廷眼下這迅猛的勢頭，將來如何，直讓人往不敢想的地兒想。

家裡擺著一尊外人巴結都巴結不上的大佛，有事無事都要好好供著，何況封鶴廷的冷漠是封老夫人種的因，他對幾個侄子還算是照顧的。

她瞥向斜對面的柳氏，未嘗不是打著同樣的主意，席面上諂媚巴結宋吟晚的樣子，活像忘了原先有多看不上對方一般，沒骨頭不要臉的。她就是要為自個孩子謀算也做不到像柳氏那樣，然而傅姨娘光是杵在那兒，就已經讓她跟坐在針尖上一樣，顧氏幾次目光滑過宋吟晚，都是隱忍。

原是指著戚氏能幫襯一把，可她就曉得抱妍姐兒哭，害她只能指望那個沒用的，那個倒好，整整一天都沒見著影兒。

顧氏再瞧見二兒子醉醺醺地趴在桌上，心裡的怨氣更大，呵斥下人，「你們幾個還不扶二少爺回房歇去，在這兒吹著不是給人凍寒了！」

封元宗迷迷糊糊地被人架起，還不忘去撈酒壺，「喝，四叔，接著，喝！」

今兒也是他那句罰酒起的頭，封鶴廷配合地喝了，桌上的酒就再沒斷過。

宋吟晚因封元宗離開的動靜瞥了過去，發現封鶴廷的臉被酒意醺得微紅，那雙凝視她的黑眸中光芒流轉，像也是醉了般，如春水激灑，只一眼就讓人口乾舌燥。

「二郎今兒個是真喝多了，平日裡都不見這樣過。」顧氏的話響起，「來之前還在同他父親說起去雍州那謀差，想是為這事高興壞的。」

宋吟晚的目光專注於面前的佳餚。

那頭的柳氏頓時追問：「謀差？大嫂是打算讓他去做生意？」

「做什麼生意？封家是缺他一口吃的了不成？」封老夫人頓時不滿地道，看不上那行當。「哪怕妳這當娘的多上上心，由著他玩，由著他娶個連蛋都不會下的沒用東西，還有臉給出昏招兒了？」

「婆母……」顧氏的臉色由紅轉白，被當著眾人的面如此數落，她緊咬著牙根抖著面皮子含恨道：「我家二郎也是正經讀過書的，也最讓人省心，這些年陶冶心性，現在是等到了機遇，也是他四叔照顧，做的是官兒，不是串巷子賣個棉絲那種的辛苦事。」

陽城柳氏就是走街串巷收買棉絲起家的。

柳氏臉色稍稍變了變，「什麼時候擺弄個木頭都能謀到差事了，大嫂莫不是私下裡為難四叔求情了吧，這不是讓四叔難做嗎？」

「皇上明令禁止的，妳當我不曉得，做的自然是正正經經的官兒。哎呀，瞧我嘴快的，孩子也還沒說定什麼時候啟程呢。」顧氏故意說一半藏一半，似是而非，

反攪得人更好奇難忍。

柳氏的臉就差耷拉下來，她一直想求封鶴廷讓三郎拜到張太師門下呢。

女眷席上的往來掩在觥籌交錯聲下，女人們的碎嘴閒話，男人並不放在心上，摻和更是沒理的事兒。

唯有沈氏挨著宋吟晚輕輕詢問了聲，「元宗那是四叔給安排的？」

隨著話落，周遭的幾道視線齊刷刷的落在宋吟晚身上。

彼時，宋吟晚正從封安手上接過碟子，垂涎地凝視著整一碟拆好的雪白蟹肉，一蟹殼的蟹黃堆得小山包似的。

這一問的時機巧合得令人想不注意都難。

宋吟晚略作一頓。

一眾人等皆是默然。

宋吟晚泰然舀了一勺蟹黃拌在飯碗裡，黃橙橙的蟹黃在米飯的熱氣蒸騰下緩緩化開，透亮的蟹油慢慢滲進米粒裡，她連頭都沒抬，笑得溫柔清淺，「四叔的事我從不過問的，反正我也不懂。」

這樣大刺刺昭告自己無才無德且悠然自得的，數她厚臉皮獨一份。

她這樣「缺心眼」的做派惹得另一桌席上的男人勾起嘴角，笑容寵溺，像是應和。

眾人這一頓飯吃得突然跟嚼蠟似的不知味了，還有泛酸的。

直到飯畢，天空仍是黑漆漆一片，不見月明。

封家大郎一句「怪陰森的」，便叫人連多留的興致都沒，各回各房了。

宋吟晚和封鶴廷一道回雲隱齋，封鶴廷原就還有公務未處理完，將人送到門口便折去了書房。

「大閘蟹是寒涼之物，夫人怕是忘了上個月是怎樣疼的了，大夫明明說要忌口，上了桌您卻是一點都不記得了。」眠春一面替她拆除髮飾一面碎碎念道。

「也沒多少。」宋吟晚弱聲狡辯。

「是，就一碟，大約是五六隻呢。」

宋吟晚貪戀回味地一抿嘴巴，「四叔盛情難卻。」

眠春瞧著沒忍住，笑了，「國公爺慣著您的架勢比郡主還過，早早吩咐備了祛寒湯，奴婢讓枕月去催催。」

「來了來了，今兒個大廚房那忙壞了，亂糟糟的，差點就把大夫人的安神湯跟這個搞錯了，幸好奴婢聞著味道不對。」

枕月端了湯進來，屋子裡頓時漫開一股子薑辛氣兒。

宋吟晚皺了皺鼻子，啞啞道：「不至於……」

「是國公爺特意交代的，一番盛情夫人莫推卻。」

宋吟晚端起碗吹了兩口，便閉著眼一鼓作氣飲盡。

大廚房外，周元瀾如幽魂一般失魂落魄地在外踱步，直到被收尾關門的婆子撞上。

「二少夫人，您怎麼在這？」

「我……」驟然驚醒過來的周元瀾怔怔地看著滿眼好奇的婆子，再看了看上鎖的

廚房正門，啞啞反問：「我怎麼在這？」

頃刻間，她腦海裡浮現幾個快速閃過的畫面，藏在布枕裡整月餘的藥包、後門運來的幾筐魚蟹，道是封鶴廷特意命人從南邊一路千里送來的，為的是心愛的夫人吃上一口鮮頭……雲隱齋那丫頭急催著要薑湯，和婆母的丫鬟爭論了幾句……一包白色粉末溶進了湯碗裡，海棠紋的托盤被雲隱齋的丫頭給拿走……

婆子是廚房的伙頭，見她神態恍惚怪異，又試探地問：「二少夫人沒吃上中秋宴席，這會兒可是餓了？要不奴婢給您弄點吃的？」

「中秋……」

周元瀾推了推有些昏沉的腦袋，卻在察覺到手心裡那東西時猛然攔住。

不等她回答婆子，前頭忽然響起吵嚷聲，在寂靜的夜裡格外清晰，人聲嘈雜伴著哭聲，赫然是從雲隱齋的方向傳來。

周元瀾兀的抵唇，腳步飛快。

還未到院門口就聽見一屋子慟哭，一名大夫背著藥箱頹喪走出，卻被一丫鬟抱著拖住了腿。

「大夫，您不能這麼走，您一定要救救我家夫人！」

「國公夫人是中了砒霜，就是華佗在世也難救，莫為難老夫了！」

周元瀾聽見這番話，整個人定定站著，眼前恍若有一道光束驟然劈開，目睹著這一院子的慌亂，獨她一人眼神清明，瞳眸裡閃過詭譎異色。

宋吟晚——死了？

她實難相信，直到看見封鶴廷走出來。

這人平日裡不說話時僅是嚴肅，而今恍若瀕臨失控的猛獸，極肅殺的氣勢之下令周遭溫度都下降許多。

幾乎是同時，顧氏就被人用強硬手段扭著胳膊押到院子，此刻髮髻微亂，好不狼狽，「封鶴廷，你瘋了！你叫人抓我做什麼？」

封鶴廷的眼神如在看著一個死人，「妳害死晚晚，本國公會——一刀一刀剮了妳。」

顧氏被他眼神裡的殺意駭住，「……宋吟晚死了？」

一丫鬟匍匐在地，「千真萬確是大夫人的丫鬟端走了薑湯，奴婢還奇怪怎會搞錯，追了回來，不想卻害死了夫人，奴婢罪該萬死！」

顧氏渾身早已僵硬透頂，臉上要笑不笑的表情略猙獰，「她死了和我有什麼關係？混帳羔子，什麼骯髒事都敢誣我頭上！」

婦人斥罵聲同悲戚啜泣聲交織，場面越發混亂。

周元瀾被擠到最邊，臉上是與旁人如出一轍的震驚悲痛，極完美地融在其中。

巨大的狂喜幾乎要將她沖昏，唯有藏在袖側的手抑不住劇烈顫動，洩露了心緒。她的計畫如是完美。

宋吟晚的死突兀得像平地裡忽然炸開的驚雷，將國公府裡一眾人等炸了個措手不及，又驚惶萬分。

惶的是封鶴廷要拉人陪葬的瘋狂。

除了被扣押的顧氏，廚房等涉事的人一律都被關了起來，只等發落。

雲隱齋那兒，封老夫人去了，兩房的兄弟侄子也去了，勸說無用，只眼睜睜看著封鶴廷守著宋吟晚的屍身，不肯停靈，不肯報喪，但凡提及都是被趕出來的下場，如得了失心瘋一般。

靈柩擺在雲隱齋偏院，卻遲遲不肯移過去。

夜深，周元瀾坐在燈下縫補，聽到開門的動靜連忙看去，看到封元宗神情疲憊的走進來，就停了手上的活兒。

「四叔那兒怎麼說，可願意再好好查查？」

封元宗揉著發脹的額頭走到桌前，順手拿起簸籬裡的物件，「四叔還是不肯見我。」

「這是我給婆母做的護腿墊子，白日裡去送飯時，看她那樣坐在冰冷的地上，憔悴得厲害，用上這個能讓她少受點罪，別等出來了反落下毛病。」

周元瀾說完，但沒有得到回應，待她把簸籬裡的針線收攏，看向男人，才發現他一直看著自己，神情有異。

她遲疑地摸了摸臉，「夫君為何這樣看我？」

「妳有心了。」封元宗的嗓音有些啞，「我母親是顧家的嫡長女，性子上略有強勢，於妳也有過諸多苛責，難為妳不怨她，還肯這樣為她想。」

「她是妳母親。」

封元宗聞言似有觸動，「瀾兒，我是不是沒用？我沒法調停妳和母親之間，只能用木作坊逃避，用待妳好來補償妳受的委屈。」

周元瀾的眼神越發溫柔，「嫁給你，我從來不覺得委屈。」她頓了頓，「好好的，為何說起這個了？」

「如今母親出事，我也只能一次一次求四叔，別無他法，我眼睜睜看她在那邊受苦卻什麼忙都幫不上。四叔最是公平講道理，這次卻連案情都不問，他不在意冤假，他只要人給宋吟晚陪葬。」

周元瀾順勢挽住他的胳膊寬慰道：「你也說四叔最公平，許是一時傷痛意氣用事，明兒個我和你再去求四叔，即便是不為婆母，也該為逝者求個體面。」

封元宗就著燭火看向面容悲憫的溫柔女子，輕輕「唔」了一聲，伸手將她攬進懷裡。

周元瀾乖順地倚靠在男人懷裡，一派平靜。

她的計畫從一開始就將顧氏算在內，顧氏和宋吟晚之間的矛盾，哪怕表面粉飾，仍是有跡可循，只要有顧氏在，任誰都不會懷疑到自己。

人死燈滅，從此以後，她便再沒了心障。

翌日，天剛剛放亮，周元瀾就拎著一食盒同封元宗一道去雲隱齋。

事發後，底下人對大房這邊的態度都是充滿敵意。

兩人到了關押顧氏的地方，不同於昨日的叫罵，今兒個卻是靜悄悄的。

「母親？」

「婆母？」

周元瀾急急地質問旁邊看守的人，「我婆母怎麼了？」

「什麼怎麼了，不就是白天晚上嚷嚷沒氣兒了嗎，倒是二少夫人妳這一日三餐不落，是怕我們院子裡的人苛待下毒，還是做樣子給旁人看？」

周元瀾抿住嘴角。

婆子壓根不管旁人反應，伸腳踢了踢柴房門，不久裡頭傳出一道低低乾澀的聲音——

「兒……不是……我，救我……」

封元宗忙喊了聲「母親」，就蹲下身子靠在門扉旁，握住從門縫那兒伸出的手，「母親受苦了。」

周元瀾在他身後，透過門縫看到顧氏的狼狽相，也看到她氣憤地掙開封元宗的手，嘴唇抖動，似乎想要咒罵他無用，然而實在沒力氣。

就是到了這關頭，這女人都改不了性子，除了兩個兒子，還有誰記掛她呢？

柴房在院子角落，從前面廊道那有隱約的聲音傳來——

「好好的人說沒就沒了，國公爺又是把她擱在心上的，那樣子看著叫人怪難受的。」

「是啊，前面兩位去的時候，何曾這樣過。」

「得虧是三夫人說動了，要不然這日子雖說涼快，也架不住這樣擱在床上……眼下移進了棺木，不日就要下葬了。」

「誰說不是，我這夜裡老是作夢……」

聲音漸遠，彷彿是丫鬟經過時嘴碎，然而周元瀾的思緒卻沒收回來，直到封元宗喚了三四聲才堪堪回過神。

「二郎？」

封元宗道：「我們去見四叔。」

「好。」